

文 學 叢 刊

咀 華 二 集

劉 西 渭

生 活 出 版 社



有版權

咀華二集

劉西渭作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重慶路
南京路
漢口路
四川路
重慶路
漢口路
四川路

印刷者

文化生活出版社

定價四元六角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七集

共六十冊

馬蘭	長篇	蘆焚	信	散文	方令孺
桓秀外傳	中篇	楊剛	雨	散文	方敬
湖畔	短篇	叔文	晦	散文	柯靈
華亭鶴	短篇	盧生	龍虎狗	散文	巴金
驛運	短篇	白平階	咀華二集	批評	劉西渭
洪流	短篇	靳以	小城故事	戲劇	袁俊
石屏隨筆	散文	繆崇羣	北京人	戲劇	曹禺
羽書	散文	吳伯蕭	北方	詩集	艾青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初版 三十六年四月再版

目次

朱大柵的詩	一
里門拾記	一三
八月的鄉村	二三
葉紫的小說	四七
上海屋簷下	六九
附錄：關於現實	一〇五
清明前後	一一一
三個中篇	一三一

遙遠的愛

饑餓的郭素娥

陸蠡的散文……………一四七

跋……………一五九

朱大柵的詩

我想起我們死去的大柵，他幾年來總沉默着，而且沉默到了現在，到了死。

一隻美麗的飛鳥，

却沉默地穿入了樹蔭裏邊。

——摘錄鷓鴣的無意。

對着大柵的舊扎，我木然許久；說牠們的作者已然棄世，而且就要下土，真是令人將信將疑，感到人世的無常。奇怪的是我只有他三封信，而且是從一大堆的舊信中間搜檢出來的，然而若干年的交誼，只落下三封信，實在令人悵惘已極。兩封信是民國十六年的，一封信在十七年七月，報告他到了南京。在這三封信中，我最珍護三月三日那一封，薄薄兩頁，中間對於我的某篇小說有非常真摯的意見：

『你寫文章的取材極好，不平凡，不瑣碎；又特別注重心理方面的描寫，不淺浮，不粗疎；結構佈局也很好，不草率，不平行。這是我與先艾極端佩服你的地方。總之，你能穀重視一般作者所忽視的，然而一般時髦的作者所重視的，你便忽略過去。他們重視的地方只是幾句漂亮的對話，不客氣的說，你的作品的 dialogue 的確不很漂亮。我希望你成爲一個各方面的技術都美滿的作者。我希望你注意一點。』

在這封信裏，他贈我多少友誼的鼓舞和友誼的勸勉呢？我沒有給他寫過那樣一封信。我記得很清楚。我向來把他敬做半師。一個兵和他的老婆寫成了，我第一個唸給他聽：我差不多強迫他在聽，他的屋內彷彿還有朋友。但是他從來沒有向我要過他詩文的批評：他不屑于。他用不着人們的浮誇，他把真理藏在自己的心裏。他輕易不宣示出來。他埋起自己，而且埋在一個陰沉的角落；沒有人奉上他的功值，他也不斤斤於有無。他有他的癖性，在這上面沒有人可以尾隨，而且他有他的經驗和貧

苦，而且他能夠忍受物質的或者肉體的痛苦，只有那精神的痛苦他唱出來，唱給他自己，唱給寥寥的同情者。

這或許出乎他的意外，如今輪到我來談他。他已然去世，我又像強迫他在聽——聽一個老友의 嘮叨，連聲唯唯否否也不能爲自己迴辯。這不是逝者的悲劇嗎？沈默地聽着人世的紛囂。實際那一個人知道別人比知道自己多呢？敵友所看見的，只是一個人浮面環境的反應。至于內心靈魂的變遷，只有自我感到，而且十九難以出口。我們責難一個人，因爲我們不能或者不肯瞭解他的苦衷，或者瞭解而不原諒。所以只有大柵配談大柵，外人見到的多半是些抽象名詞而已。但是有一件事我相信的，就是他會歡喜而且納心聽我談論；甚至于我談入歧途，他仍然寬容地沉默着。我並不是說他生前不喜辯論；他嗜好辯論，但是題旨必須和他無涉。這就是他悲觀的出發點：急于人而緩于己。

我並不預備譽揚逝者。他高尚的人格和溫良的性情永生在後死者的心中，勿

需人世的褒貶。然而他更是一位詩人，在他幽獨中唱出他的詩歌，有人誇好，有人說壞，但是只有朋友記住他抑鬱而頹廢的靈魂。

生於現世，我們不幸看見無數這樣類似的靈魂，然而不見其全唱出一己頹唐的情思。大柵是幽晦的，同時是抒情的。他努力不做一個無謂的感傷詩人，他從小受過嚴格的教育，他的求知欲時時鞭策着他，然而生在我們這時代，在這破曉昏蒙的時代，有許多青年用力自拔，拔不出來，索興任其沉淪——肉體的沉淪。他們飽嚙到人世的苦味，苦味全然痺麻住他們物質的感覺，終於侵入他們精神的生活。他們的生活是內在的，書生式的：他們用最後的力量集中在保全靈魂的貞潔。有些失敗了：在這失敗之羣，大柵怕是一個。

但是誰表現這種苦況，有他深入呢？

我愛他的寄醒者——一首散文形式的詩。這篇寓意很深，充滿象徵的意義。讓我們用心來瞭解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的憂鬱。第一要問的，便是：誰是醒者呢？不是

別的，是作者的靈魂。在這醉夢的人世，誰是那唯一的醒者呢？只有清醒的靈魂。詩人想像他的靈魂，在黑暗的夜空，彷彿一顆明星。這顆星掉了，從雲空的輪廓失脫下來，好似詩人覺得他的靈魂漸漸離棄他的肉體。直到他『惘然對着你遺留下的黑曲線的輪廓掉下一滴淚來，』他才覺出牠的遺失。詩人的幻覺又引他想像『一朵紫色的小花在顫索；』靈魂的消逝也許同這朵小花相似罷。悄悄地，在他不知不覺的時候，那朵小花零落了。那維繫人生最神聖的東西不在了，餘下的還有什麼呢？是『心』一個下沉的心，沒有希望，沒有活血，而且是空空的。

于是詩人因無能爲力而苦楚。

這首詩我承認我不全明瞭。然而我每一讀過，牠就兜起我一種渾輪的悲傷的感覺。我不得不羨賞他表現的力量——一種奇異的緊縮的力量，壓止在我的心上。于是我問自己：大柵何以這樣疲倦，這樣悲觀呢？

于是我們讀到他的第二首散文詩，寄行路者。這是一個旅客的傷嘆，和詩人同

樣厭倦，同樣蕭索。這一聲哀吟停留在詩人的心弦上。詩人懷抱着熾熱的同情，因為中間一牆之隔，對於行路者便無可爲力。我們如今無數這樣的青年，抱了絕大救世的熱忱，結果只落了一個徒然。牆壁是有門的，然而門是鎖住的。于是那哀聲終成絕響，沒有回應。這種熱烈的救世之感同對於牠的失望，表現在若干他的詩文裏面。我們可以看他的在十字架上，這裏所表達的是，有信仰則痛苦，失去信仰則愈加痛苦。我們再可以看他的刑場的輿論。刑場便是人世，這裏充滿了觀衆同觀衆的議論。這裏只有冷漠。而死者便是犧牲者。

他目覩勇毅的志士們的慘局；他自己缺乏他們積極的精神。他脫不掉他詩人的態度。這種態度是詩人歷來的積習，並非大柵是第一個，他只是無數的心灰者之一。這種態度在消極上便是淡忘，忘掉目前一切的苦惱。他希求『心裏的乾淨。』所以聽完楊柳的詰問，他答道：

「唉，朋友，不關雨水的多少，

這世界就和我隔絕遙遙：

我未曾經過風霜的摧殘，

驕陽也不曾在心頭朗照。」

厭憎人世的齷齪，他力求做到游離的地步，這種游離的態度完全把一個人縮入內心的生活，他未曾得到瀟灑，反而得到了晦澀。他要的是精神的純潔，然而做到的是精神的慵惰。謀精神的純潔，必須用超人的力量，下剛毅的工夫，然後才能抵于僧尼的地步。大柵不屑於用這種力量，下這番工夫，所以他走上消極的灰色的路途，墮入易于墮入的慵惰的心境。他在懶人自白一文說道：

『這世界是一個完整的靜的世界，只有病者能在那裏棲止。不過要付一點相當的代價。只有懶，能殼無條件地帶我們去，所以懶似乎是更和易可親的伴侶，在不能擔負痛苦的弱小者看來。』

大柵是這樣一個弱小者。他能夠擔負肉體的痛苦，但是他忍受不了精神的痛苦。他採取『泛泛』的態度，他希求精神的純潔，這是向上的；然而他向了下，成爲懶人。他懶到忘掉自己的存在。

這是一種精神的疾病。

我們常人是不能夠擔負肉體的痛苦的；大柵最初和我們一樣，拋棄不開物質的沈緬的享樂，同時又難以甯靜。他的中流吟讓我們

『莫把良宵隨水同付東流！』

他勸我們挽住現時，而且要盡情享受。這種盡情享受很容易流爲縱慾。加煤一詩便歌詠這種傾向。他跑不出人性，跑不出傭僕的人性。在先他感到人世的卑污，其後他感到精神的空虛，于是用物質墮落來補救，終于淪落到精神的慵惰。因爲沒有東西能補足他的空虛之感。在他的逐客一詩裏面，便是愛也使他煩惱；他感到愛的

額外的代價（痛苦，）所以他下令道：

『自從你搬到我心裏居住，

苦惱就是你給我的房租；

但我總渴望有一天閒靜，

心裏沒有你的舞影歌聲。

我幾時貼過招租的帖子？

我一生愛好的就是空虛。

去罷，你乘隙闖入的惡客，

你鎮日歌舞着無書無夜！』

所以他讚頌少女，只是懨懨地，用無數抽象的辭句，來堆砌一具無情而易溶的

但是最初他痛苦，這種痛苦的感覺是真實的。

如果淡忘是他第一種方法，我們立刻可以推出他第二種方法：淹淪——淡忘的姊妹。到了這裏，我們就到了詩人絕頂的悲觀主義。其結局只有毀滅——不是毀滅世界，是毀滅自我。爲什麼要毀滅世界？毀滅世界，我仍然存在，現在他什麼也不要，他知道誅取是無益的。並且他瞭然于他的無用。所以便是投來的光明他也要謝絕。誰能爲他解除他永生的苦惱呢？

『苦惱的思念在心裏奔竄，

火蛇樣穿，火鴉似的飛閃。

謝絕你，焦燈在心裏的光明，

還不如在靜謐的黑暗裏淹淪。』

所以他最先詛咒牆壁，尤其門戶，最後瞭然于一切皆幻，便爲門辯解道：

『我關閉着的時候，我送黑暗給你；我打開的時候，我又給你送光明來。』

『你要知道：黑暗裏的虛幻也有的是美妙，光明裏的實在也有的是醜惡。』

一切生于心象，心象是浮變的。所以他有了甯靜的時際：這時際惜乎太短促了，太渺微了；這時際便是瀕終的時候。他的過去只是

『如一顆星在閃，一朵浪花在濺跳，

一個靈魂在呻吟；』

終歸虛妄，

『如一顆星掉了，一朵浪花滅了，

一個靈魂死了，』

詩人這時看見的是

「一片沉沉的黑霧瀰漫海和天！」

讓我們青年永久記住這不幸的詩人，爲了哀悼，爲了自傷。

二十年，五月。